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四

撥言類二

賜言以存大體疏　　馬錄

竊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納言受諫爲美德故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君仁則臣直誠乎使無犯顏敢諫之人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士故敢言之臣　國家求之惟恐不得若夫居權寵竊祿趨炎附勢以保富貴之徒利于身而不利于國人主得此將安用之故朱雲折檻漢室雖重且言官糾劾大臣自是常事無足異若昔狂生詆毀將相李沆且謝之古今以爲美談比見御史曾翀嘉參看章疏論列大臣蒙

陛下改調外任已於公論不愜矣復有茂州之命夫茂州僻在萬里殆有棄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臣謂言雖過當要亦有志敢言之士得罪恐不至此況其所言未必盡爲妄謬 陛下以此處之不亦甚乎夫人主之于言官言有不當寢之而已未有罪之之理罪之而又罪之不亦甚乎臣恐天下後世謂 陛下爲不喜聞言路矣且天下之事大臣得行之言官得言之勢宜兩重不宜偏枯傳曰敬大臣也體群臣也 陛下因世蕃論列大臣怒之之深必譴竄遐方而後已是于大臣何厚于言官何薄也臣近見邸報乃知非止 陛下意也盖惑于給事中毛玉御史劉

孫鎧向信羣之言也夫數臣者或懷觖望或為所私乃為此終投井下石獨何心哉即嘉死于窮荒數臣由此遂得美官雖快一時之意其如天下萬世公議何哉夫曹嘉一時感激失之迂急 陛下罪之猶可諉也至于給事中閻閎陞授僉事 命下已久一旦忽有萬里投荒之行使中外之人驚駭而莫知其端言者謂嘉之本假手於閹此曖昧之事誰得而見况嘉雖有不識途人皆知因不假手于人而亦非人之所役也小人進言組織連坐如此 陛下無乃陷其術中乎夫大臣科道皆 陛下臣子慈父於子無所偏愛今使嘉與閎也因大臣而貶竄遠荒恐非

陛下之本心而為大臣者恐亦無以自安矣嘗謂異類相
攻勢之常也猶可言也同類相攻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且
天下之患莫大于朋黨竊觀今日之勢黨議將起矣
陛下可不體乾剛奮震斷早為之慮乎且臣與胄嘉實同
鄉里臣有此論必有謂臣私于嘉而為之地者臣但知為
陛下盛德惜為 國家大體惜爾一 陛下感于人言
復以胄嘉閻閎慶臣臣亦不復顧矣惟望 陛下不厭
煩勞親 覽臣言惜人才之難得 敕下吏部復嘉
閎二臣之官使得涵養德量以就遠大之器豈非
一盛事乎

請任直臣以光聖德疏　　　　韓楫

臣聞人君以用言為明人臣以進言為忠用言者不當計其言之遜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昆皆惟其理之所在何如耳矧言官職司獻替義不容已一言及　乘輿天子動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法固使之然也豈得謂之沽直近名而必欲其噤吶脂韋以自媚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不以求言為先務後之英君誼辟要非有為而其間言路之通塞治道之否泰未始不相繫焉　陛下升潛勵精圖治歷已受言海內欣然庶幾復見帝王之盛而行之未久持之靡堅一二年來頗不如初頃者給事中鄧繼曾上

言 綸音當審 陛下罪以輕狂忤慢竟繫 詔獄未
蒙釋放夫一繼曾不足惜也第 國体所關為可深惜且
甚之衆庶愚頑未易戶曉一繼聽以爲狂相驚駭必以清明
之 朝且諱言矣 聖明之君且拒諫矣流傳四方關係
非細況夫災變日熾 天怒方殷盜賊肆行民窮日甚此
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為罪以傷[illegible][illegible]之君人之
度 天覆地容君人之德海涵春育含有一繼曾乎
聖德未必有損罪一繼曾乎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曾
以言為職者也而以言獲罪乎繼曾何負焉使 陛下始
寘之獄矣而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

所以優容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牽制于近習之私愛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于 陛下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未之信也使 陛下必馬下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繼曾以言職而獲罪也如此繼曾無負于 朝廷而 朝廷負之察也如此天下之頌忠讜者皆集于 繼曾矣如此而謂于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亦未之信也況天下惟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於容愚狂以作士氣若蹇蹇諤諤者不蒙甄錄而悃愊款款者竟見摧折將相顧驚駭率為誕謾諍臣噤口直士咋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邪此風

一長敝俗競成求瑕索瘢無所底極刑獄冤繁法紀大客
甚傷清議大虧國體豈所以望于治世者也亦豈所以望
陛下者耶臣與繼曾並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不當
以言為諱知 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言為罪其他固
非所恤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宥狂直以安宗社疏

葛昕

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朝廷之理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以受言而能任人而治者也頃者大學士楊廷和以道事陛下至辛不可再疏引辭陛下輙准致仕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旨陛下怒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果于不任股肱一則罪建言官顯示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忽之機乾坤轉移之漸所繫至不小也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國無老成人古所甚惜況當天朝耆舊不滿十數人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陛下者忍令一旦棄之邪若

以廷和為執拗則古人任中書有封還詞頭者有對使者
引燭焚手詔附奏曰但道臣沉以為不可者其君未嘗以
為執拗而當時致治之盛至今可考也廷和不揆纖造
勦藿乃為　陛下社稷謀非徇其欲而身是圖者　陛下
何不鑒其忠而乃厭其執拗無亦若以廷和議禮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千古至今未嘗無考據于事未嘗無兩
全非如造妖捏怪之徒駕邪說以熒惑　聖聽者至如功
在　社稷則　宸旨亦嘗許之矣胡廼以萋菲之言而遂
聽其引去邪傳說之告高宗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纖曾所言所謂逆于心者

陛下若矜其狂而求諸道求始無益也今以其言詞之忤
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豈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
國君含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使繼曾所言悉從過當
陛下亦當念其忠以諫名理宜廷爭于以少霽　天威用
存　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隨行結舌亦將焉
用彼為知其言若有可取　陛下乃加之以徽纏臣恐將
來人懷禮詩臣杜口天下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
崩川竭雷震天鳴或白氣亘天或五星聚室至正旦地震
旱潦荐臻中根本之區災異尤甚內而列郡人相食外而邊
境乏軍儲此皆　社稷之憂天之所以警戒　陛下者至

矣臣每一讀數不覺涕泗交零 陛下深居 法宮之中不知曾一言及否也今流民嘯聚爲賊已漸不可撲滅各邊夷狄亦闞窺伺萬一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多餓殍當此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肱以資啓沃之方廣耳目以決壅蔽之患豈可引去者聽其去進言者罪其狂我伏望 皇上仰思 天命之難諶 俯念四方之多故收回廷和致仕 成命使之展布四體竭忠謀左右大敵股肱王室將繼曾速 賜赦出以旌直臣從此日坐 便殿召廷和等數人與之揚確政事清心寡慾端本澄源一意更新追惟過誤公好惡以登材俊擲偏聽以

原缺

弘聽納以別淑慝疏　　王時槐

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𨻶孝臣從君命奚𨻶為貞夫能審其所以從之謂孝子貞臣矣以此觀之則臣子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孰是孰非孰孝孰貞　陛下當知所擇近日桂萼黃綰議典禮逢迎機會　聖心簡在傳陞美官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薛蕙湖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侍上言辨析連章論劾雖不避齒君路馬之嫌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　陛下之

心豈不以為承順者之為恭而拂逆者之為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則逆而有禍誠不敢為身謀坐視蠹賊為　國家蠹斁典禮雖天之敘秩而惇庸則在乎上德罪原天之命討而刑賞則王乎君寅恭之協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數臣者言雖過乎有激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　天威震怒　聖衷旻回于善等益堅倚任之心于諸臣益致猜嫌之念臣愚以為　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疏尊卑貴賤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擲之不一而其實皆天地中之萬物父母

中之嫡孫子則一也今以一黨議禮之故而諸人趨遷羣言
獲罪或拘 詔獄或左遷外任臣恐海內聞之以爲
陛下私于張璁之邪媚忘其禮之孝貞抑且乏天地包
荒之量而有 日月照臨之私 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
而桂萼輩坐要美官安享厚祿寵遇日隆揚揚自若而羣
臣緣此坐罪含其荼遇而甘修厥自非發心病狂何至于
此而桂萼輩以巧言上激 聖怒已要忠誠之名而使
臣工皆爲訕謗己而取寵于 上而使人人得罪于下已
方或發 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境已叨金馬玉堂之榮
而使群臣蒙械繫桎梏之辱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

如此就使其論為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于天下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席書耻與同事盖天理之復萌方獻夫復修前說賁人言之有激而張璁桂萼堅執前非大肆報復使其為席方之侮臣二人且不屑之而其假借人言以為己重二人且擠遊爲是又欲為席方之侮害而不可得者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為民如近日蝗飛蔽天識者以蝗為綦采之蠹亦猶憸邪為正士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懼漢唐黨錮之禍其始也蓋欲快己之憤其後也至于亡人之國卒至其身亦有所不免此其載在史策班班可考伏望 皇上畏上

天之變守 祖宗之法 採忠直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薛
惠等特 賜寬宥開侍復還原職以示 優容方獻夫席
書從其辭免以 全名節張璁雖以到任相尋患病未出
乞 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人亦
得齒冠裳之列 陛下欲保全諸人而諸人欲以自全者
其計不出乎此臣竊罪 威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illegible]宥狂直以振士氣疏　　　鄭一鵬

臣聞人臣之職以進言為忠人君之德以納諫為明故古之帝王或稽衆舍己或好問好察或從諫弗咈乃至立謗木設諫鼓百工技藝之賤皆得執藝事以匡其上其有不匡者則有常刑其汲汲求諫如此之切者誠以人主之威至尊而勢至重導之以言猶恐其懾然而況加之以威則臣下不得自盡人主不得聞過而 社稷危矣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拔擢耆俊察納忠諫臣下進言者雖狂訐煩瑣類皆優容化理清明班班可述此皆 陛下納諫之效也臣以為 陛下執此之志始終不渝則堯舜不難為

祖宗不難法矣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論諫大禮俱以

言辭忤慢下錦衣獄忠義之士民莫知二臣之無罪無一人

敢為 陛下言者臣竊以為非盛德事也夫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其忠愛固結無所不至焉者也食芹曝背雖野

人亦有是心而况職列 侍從之臣 聖明無忌諱之朝士

皆得盡言者乎夫呂柟鄒守益雖激切其實時感事忠愛之

心誠有可亮者且二臣文學行誼素為翰林所重而呂柟

大節尤著當逆瑾擅權獨懷退遜講學明道以俟時

之清 陛下龍飛二臣先後召拔夙夜竭報固欲舉

明主于三代之隆而躋之堯舜之上也有臣如柟輩

陛下亟宣召之 左右以資其論思啓沃之益固忍摧折而擯棄之耶夫士氣振揚之餘雖中人易以自奮言路阻塞之後則賢者難以自立蓋士君子之正氣 國家之元氣係焉在 先朝倖佞煽惑群臣言事者一切擯以詐禍故忠賢播棄言路阻塞天下幾至敗壞此 陛下所親見也仰賴 皇明振作培植士無賢愚咸得采納然士君子之氣尚猶萎薾不振未能丕復我 祖宗之舊若更加摧折誠恐士氣益靡元氣日耗 國事之安危理亂未可知也且 陛下以天變 勅臣下同加修省柟守益以進言相繼下獄又豈應天以實之意耶誠恐天下將謂 陛下

有厭聽人言之意則忠良正直之士遂譏謫而譴之人至
陛下誰與共理哉伏望 陛下深惟 社稷安危之計
天命人心去留之機念士氣之當振人材之可惜不以容
受直言為難而以言路阻塞為慎將昌榭等特 賜寬宥
俾照舊供職則士氣益振 聖德彌光 國家元氣愈固
一舉而數美從之矣臣備員謏官思報 厚恩惟在竭誠
為此不避冒瀆伏惟 聖明矜宥裁察幸甚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先任給事中楊言　題稱王邦奇奏告不實事件節奉
欽依楊言既奉旨妄言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除外
伏念　國家之患莫大于壅蔽　人君之罪莫重于依違
壅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觀望多而紀綱廢壞
古之聖王深為此懼于是立敢諫之鼓設進善之旌復置
言師以言為職不匡之墨　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
曰從諫弗咈三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為納忠以諫諍
為訐惡小人巧于揣度其言委曲逢迎君子切于責難其
辭忠鯁剴切時之治亂亦係于玆　陛下宵旰憂勤勵精

圖治往者給事中忻道御史任養浩魏有本曾存仁胡繼以言獲罪　聖恩通賜保全蓋　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儼容收錄並無遐遺可見　聖德含弘光大萬有瀾者干邦奇派言勤衆大肆猖狂　陛下勑付外廷多官鞫訊群臣懷惕莫敢出聲楊言冒昧上陳似為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言以盡其職也因事以效其忠也臣等皆以不言為羞楊言願以敢言獲罪下同輿皁備受嚴刑情既不中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哉况其官為給事以言為職參與會問之末初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猶愈于不言者乎程學顔

率不憚忤上觀望者乎　今使不言者守官觀望者任使而
敢言者出之外任恐非　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
以言為諱禍幾病蠱誰則發之姦之好附好黨不以粉飾
而或遺御謂諫言則拜而嘗居已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
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　國將興賞諫又曰君仁則臣直
又曰上聖則臣直有犯無言　陛下仁且聖矣貴而復之
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設官之意
有犯諫逆耳之愚痛懲雍蔽俾遂將楊言復還原職庶幾
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備焉所得多矣

請寬威嚴以平政體疏　　黃宗明

竊見翰林院編修楊名一本陳愚見以裨修省事奉
聖旨覽此奏足見納忠但說奮力自省朕性拙不能如曰
以喜怒失中用人去人有不當有未盡有不合民情者可
明言之伏惟　聖度寬弘　聖諭溫厚為楊名者自當俯
伏遜避待罪　闕下以俟誅譴豈惟臣子之分亦進退之
体所當然者顧乃不勝其好名之私率意妄言摭拾浮辭
以干　聖怒奉　聖旨楊名這廝納忠諭事自當吐露真
誠明白指說却乃心存奸詐疑主欺君沽名賣直託星
異脅制　朝廷沒別勞牽誣罔忠善意引黨類志在黜從

亂法怨君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着實用刑究
問奏 請發落臣伏讀 詔後 明旨寬容威猛各當其施
真若日月之為明而雷霆之為威已足以彧楊名定案夫
孰敢有異議哉然楊名既內安 聖諭劾至詆吏部尚書汪
鋐為小人之尤夫汪鋐初掌銓衡方將矢心以圖報効而
遽以小人之尤目之則其心豈能隱忍甘受而不為之辨
說哉是則汪鋐發憤所為至于辭氣過激連坐引蔓追咎
既往之罪過哉[illegible] 是之足以泄其怒此亦人情之所不
能免也但刑[illegible]制包荒憑河名有攸當連坐
之法非[illegible]而必欲[illegible]生

使之人則在廷之臣比肩於一朝者孰不人人自疑懼錄
衣該司官棍法過謹則必將以疑似之跡風聞之言窮極
根株日引而不能窮也况其楊名已經而次用刑死而復蘇
瘡痍正苦當此嚴冬萬一因斃溷圄豈不反為　仁明之
累臣生當　聖明備位鄉佐遭逢非偶安忍坐視旁觀緘
默自便致使刑罰失中以從起紛紛之議哉此臣之所以
終夜長嘆繼之以淚觸冒萬死而不能已于言者也伏望
皇上敕下錦衣該司遵照原旨將楊名速具獄詞奏請
發落其徐學禮失不經究其無辜庶使反側有革心之漸而
楊名亦得全生以彰　皇上寬仁之度矣

乞天鑒以宥罪赦過疏　魏良弼

臣竊見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史等官馬敭等論列吏部尚書王瓊事狀　陛下特勑錦衣衛差官校將馬敭等逮行䇿解來京已逾月反覆思惟馬敭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未能深知　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溺舊聞泛聚往事肆為論說自以為盡忠　聖明不自知其已越進言之體而陷于狂妄之罪矣　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之懲創以輕率論列為戒抑且安瓊之心欲其感　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贊　休明之治也但敭等職居言路言雖肯昧心實求稱旨況十人之中半為試職皆誤蒙　陛下近日

簡拔之恩豈其不忍圖報而其心遂有他哉蓋以中人之
性事 聖明之主雖抱區區能免乖謬所賴 陛下天涵
地育藏病納汙然幾奏令修職可許無罪而已臣又惟虎
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夫虎豹人所惡而逐之者然後使
窺藜藿者懼焉則虎豹于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
若可罪然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福之柄大臣不敢行
比黨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惰之習權豪不敢長縱恣之風
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言則必盡無所迴避
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 聖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
隱論然後 朝廷有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為臣者量而後

言應而後說則戒伏之情有遁于聰明之外者多矣故曰
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好惡不遺審而行則是
非不謬是在　陛下推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　賜寬貸
曲示優容或將數等行彼處法司提問以懲其既往之愆
或量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新之路如此不惟數等
感激懲創凡開欺弊之風者皆知以往率為戒而知所以
求自盡矣臣極知愚戇觸犯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應詔陳言疏

周天佐

臣竊惟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開壅蔽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

安況　明旨既許條陳若有所見寧忍緘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甚迹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苟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

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源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采行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

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死義之臣夫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于言官狂躁者必杖而遣之彼戇直不情無人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辭然推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爲萬世法乃言官復競競然懷後艱之慮而因事納忠非賣直以沽名也蓋恐心思或懈于憂勤則佚慾易長耳目少偏于視聽則威權下移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本無他　陛下厥聞其言獨未及深察其心遂使正色危言

者卒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諸臣皆岌岌乎若不能終朝矣忠諫路絕則讒佞成風時政之缺失不聞 朝士之忠邪莫辨事關 宗社沉默苟容 陛下孤立于內廷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臣而虛懷延納士猶逡巡卻步中切危疑況逆耳之言皆將禍不測即使忠智者決擇于其間亦何忍冒敢諫之名以遂 朝廷拒諫之失亦且 陛下罪言官並發原籍為民將以待之以不死也萬一草莽餘生或斃于杖下他日史官載筆乃曰 朝廷不能容直臣其於 聖德之累豈小哉召哲有言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聖言納諫為 英明之主也山有猛

稷衛不採　朝有直臣敢冗不生言忠貞為　社稷之衛
也汝言路之通塞而世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路與城
門並闢其慮甚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覆載之心鑒
古今興亡之轍凡言官狂直　曲賜優容儻欲薄罰以示
懲乞少霽　天威免其　廷杖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
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　廷議請旨　上裁但責其論事
持大體不為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
心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旨杖言官許即時執
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著為　令使奉行者不得依
違則直臣接踵于　清朝讜論飛章　禁闥驅群邪壅

敵之患燭四海理亂之源萬世太平從今伊始　聖子
神孫永以為訓此　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二三逐臣乞給
復冠帶不終絕之使克責改圖若　矜　其愚姑從遐遠錄
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　陛下特恩中外所跂望而不敢
必也再照文武官員凡於　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
面糾參問夫　天顏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動周
章皆戰兢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贖本無大罪乃
校士得以喝呼而執之如捕重囚倍常羞辱此在頑鈍鄙夫
或強顏不大慚若施諸負節尚氣之士摧折多矣乞
勅所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于　朝見後具本糸劾候

明旨施行者之前朝冕屏不及于公卿鞭朴不行于
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為美談頋　陛下留神其裨
國禮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鑒宥建言臣工以昭聖德疏　　　岑用賓

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覩七月内該太常寺少卿周怡一本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　圖補報萬一事内條陳定　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　聖旨周怡這厮抗違降二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昌時仰荷　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職旋蒙不次遷擢徑至今官其遭逢亦可謂不偶矣為怡者正當祗承　陛下休德之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明廷之辜罰乎繼旬日復接邸報内録有怡前疏全抄臣

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情無忌委失人臣
恭順之体似與 陛下所謂將擬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
有違背 陛下責以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警戒
此誠 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
詞但臣等竊思 天子之氣如天也其威雷霆也人非病
風喪心其誰肯抗 天而觸雷霆也哉語曰責難于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言于君或以將順或以匡
救皆所以務恭敬之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
浚哲之君臨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
而顧亹亹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此盡忠

原缺

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臣奏旨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
天下莫不誦之頃 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
事之忠也今諸臣方各慶甚得 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
志詎知曾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彙讞則不惟 陛下
收錄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效
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况 陛下之罪怡者
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擇罪之誠是也然臣
等恭閱其疏內亦有只惟願 陛下萬有千載 永保四
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
鄙心少舒焉一如此等語似將願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

摘其抗違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甄用者多有改絃易轍毁方為圓而怡乃能披露肝膈若此縱其言狂戇有類抗違而終始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不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懽之好今惓惓為之救訴于 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 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有可原或恐 宸覽少略不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原而不之原乎 聖神之德猶為少歉天下後世其謂 陛下何臣等忝惟耳目之司于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臣等亦有愛乎 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

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于言也仰望　陛下廓
天地之量廣　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豁周怡抗違
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
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而　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
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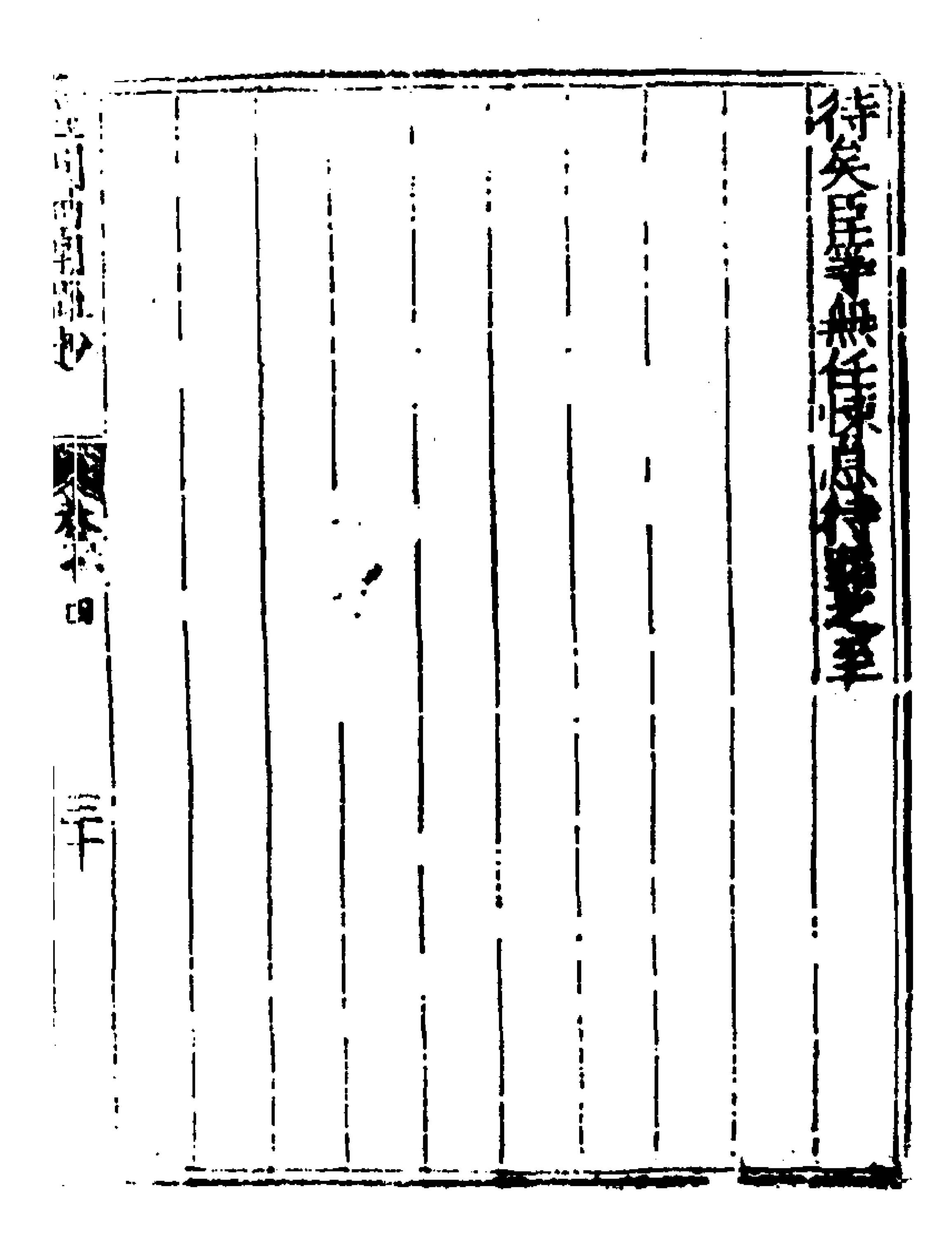
俯宥狂直言官以彰　聖德疏　張瀚

近接邸報內開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一本條陳十事又該巡視西城御史楊松一本論劾內臣黃稚俱奉明旨慶分降調臣等仰覩　天威霆不勝戰慄伏念皇上臨御以來納諫聽言隱惡揚善　聖懷虛廓容如大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illegible]恣不可以輕宥者乃荷皇上不加重譴俱降級留用是使之困衡心慮省咎自新天恩深渥二臣雖捐糜無以為報矣臣等竊思　國家設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朝廷政事彼皆得而數陳之又設十三道御史使之執持法紀凡群臣邪辟佞皆

得而彈劾之恠其以言為責是以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然事或得干風聞或又切于自擊則不惟責不容諉而一念忠赤必欲達于 君父之前然後其心或可少慰也間禮所奏干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贅但原其心以為我皇上近俞言官之請復擧 面奏之制感激踊躍竊喜際古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在目故發之詞語委失詳慎然言雖可罪其心則無他也至若楊松論劾黄榷之事臣等不及知但按所奏以為 當今法紀凛然 輦轂之下榷敢特強唱衆歐傷平人間訊閒傳晉元持票突入則榷用討閑㤼情所必有松執此具 題固汀任當然其心亦無他

也是二臣者在問禮欲為 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自知其詞語之踈妄在松欲為 陛下申三尺之法故不自覺其題 請之過激我 皇上宥其言原其意則問禮所言於時政不無少裨松所 奏於群小不無少警也旬日之內兩被降罰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恐傳聞失真皆謂言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緘默成風倘 國家有大利害臣下有大姦惡誰復敢為 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夕憂懼而不容已于言者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疊見淮揚水害甚慘 京師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乏請莫支閩廣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嘯聚如故當此多事

我　皇上敬畏　天變洞悉民隱至不遑寧處者頃因
言官論列廣求足　國裕民之方務人各一疏用備
采擇雖芻蕘末賤皆得盡言蓋時勢至此不得不然耳
皇上求言於前顧罪言者於後似非所以鼓舞群工而使
之有懷必吐也　法紀人心所關甚重伏望　皇上俯
憐言官論事原出無心收回　成命俾駱問禮楊松仍以
舊職供事果其罪難寬有或量行罰治以　警其後至于
黃稚既蒙　聖斷降發更乞　明諭大小中官自後各
宜守法以供職役或有亂法干紀如稚者許言官據實劾
奏則骨鯁直諒之臣接踵而出　雍熙太和之治計日可



待矣臣等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表忠類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　楊俟

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天柱地維賴以奠立　聖帝明王急先褒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豈獨古之人能爾哉我　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凜然表表可錄褒崇之典當有待大　今日者矣臣自少時侍臣父光談及革除之變時殉難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紞陳迪齊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練子寧大夕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

了洛少卿廖昇盧原質侍讀方孝孺暨修撰王叔英給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德彝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冕王度巢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梁良玉何申郎中梁田玉主事巨敬布政使張昺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僉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修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秩任不一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勢屈或先事而矢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刑或竄身海濱或結誠庵序諴天地間正氣中流

砥柱方駕古人無少媿者也而　錄忠　詔後尚為慨然

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　聖

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　天地之義也君

吾之心固無較于人之知與不知也㫁其死而録其忠者

君之仁也　天地之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

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　君義臣忠各盡其

道焉耳伏惟　聖明御極百度惟貞凡可以風勵天下

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

錄精忠于既往　啓人鑑于將来　關係風教豈小補哉

臣敢攄瀝愚悃冒昧　上言伏乞　皇仁務憫群忠立

準邁世　勑下廷臣詳為萬古計議　旁求博訪務俾
不遺各舉所知類䟽　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鐵鉉張
統等死忠實跡付史局編校載在　史籍以垂諸不朽仍
念其盡忠所事各追　贈官諡　錄用其子孫俾所在有
司創立　祠宇以時享祀則鐵鉉等孤忠勁節轟烈　天
地英魂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　陛下
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鐵鉉等真忠臣也知而　錄之
自　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
發矣夫仁莫先于恤死教莫大于表忠一舉而　仁道立
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　帝王盛節萬代所稱

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褒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光抃

欽奉　詔書內一欵一寇變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杖節死義一時從亡之人日久尚未褒録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其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議擬奏來定奪欽此該兵部具題其都御史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逵死節題奉　聖旨是孫燧許逵同時仗義捐軀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逵贈右副都御史還立祠一所春秋祭享祠額與做旌忠還著蔭贈官照級給予祭葬他男各一人做世襲百户欽此臣切惟

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幸而成大功者　國家褒賞之典皆不容已但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者節一出于忠貞功或成于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其皆有節也當宸濠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奮然也忠義之臣顧慮定而行或觀釁而動仗　皇威于坐勝因衆志之既攜跡顯心微功成不計故大加封賞業已渝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變起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屈折以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于臨刑罵不絕口忠義激烈心跡皎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如

燧與遠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誅臨事固死皆可奪其氣
兇威自削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
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擒　頃蒙　詔旨褒嘉　恩禮稠疊
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是二臣之迹與心　淵衷洞鑒矣復何
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于死功雖未成能成其
志今贈官視其職廕子止于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
道容有未盡何則依違以立罪或減于得生延延而待功
或迷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于太山大節勝于成功也
況父子出于天性哀痛極于終身萬一二臣之子困頓于
家貧僱寡于卑品或祿不足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

一有不當其心則人將謂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生以希功惡死而㸃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謂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也伏望

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　勑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必別有所崇惟于廕子一節于百戶之上量增爵秩以示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隕之心為二子終身之地而

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姦宄消矣

錄忠裔以均卹典疏　　章僑

正德十六年五月八日該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讀訖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祀翰林院學士王忠文禕刑部尚書吳忠節雲于其中額　賜曰二忠者也先是元孽王朔以據有滇于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往諭不屈死之繼雲往亦死精光炳烈輝映後先昭載省誌及諸文與有為詳　朝廷深加痛悼　贈官　錫謚廟食于茲以彰忠義之報以嚴戎夏之防以靖我　明德盛舉之命脈者甚意也獨至其臣自幼時聞諸父老者曰我金華人　國朝求以德學文章翰潤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

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極者有王禕氏瀧從蜀禕死滇
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憫焉頃同鄉晚進某行有年
行而萬里之外猶瞻遺像感慨深訪之士人猶或能道
其遺事雅敬如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
者乎查得先年雲子瓛以　恩廕補　國子生知交阯縣
旨殁于官言者上瀧事始末　朝廷復官翰林承　旨
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芬乞　恩比例錄蔭已經該部行
查去後則瀧之子孫亦相承不替矣獨禕自　國初
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　命之　賜揆之彝典以為未均
夫人臣死　國罔無襃廕之望　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

恩卹將以厚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並而 旌錄一節若于禕乎少靳焉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餘伏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養士之報而禕得卒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逵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而 社稷不搖 陛下得以中興燧逵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孫燧許逵中興之忠臣也王禕吳雲 開國之忠臣也 中興之迹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力 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難為功然而 帝王興滅繼絕之道 酬功報德之典雖在異世猶或追之況 國初之臣也耶是意也給事中毛

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屢守隨言之可見公論之在
後世者益不容于泯沒嗚呼韓厥有言成季之勲宣孟之
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遐厚於
彼而嗇于此也伏望　節省濫官之私以　卹忠臣之裔
仍　勑行查王禕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　京或量
與一官或送　監讀書遂附吳嶽之例近如德芳之
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也顧
不美與併乞查雲自蔽蔭後胄否承襲而與之續焉則
恩與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于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禕等子孫幸甚　宗社幸甚

廣恤典以光　聖治疏　　王治

近該吏部欽遵　聖旨查議原任光祿寺衙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張遼常森周鉄䘏録之典奉　聖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工莫不驚疑以為　陛下臨御以來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為尤渥也豈獨於從謙等五人靳之乎意者五人生平間有不足以當　褒恤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既固相近也借曰有所軒輊豈宜一槩棄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悉情不為無罪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　奏臣等將併糾其阿徇之失以批鱗叩　閽不允不

止未為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為申明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疏内陳道 詔郵録從諫等
不可中止之故語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子愈加驚疑以為前此群臣奉
詔郵録之議俱蒙 賜允獨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拒使
曠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緘默夫馬從謙等應
該
郵録緣由具列該部疏内臣等無容重贅直據此
郵録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
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愛 主而已蒙 恩責斥
蓋誤于擠陷者之語非 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 詔郵

諒其為　國之赤心而忘其愚戇之小過此由　堯舜之
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續美
一也伏覩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
謙等苦狀不可獨使沉昧于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仁
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不可獨使抑
塞于坎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　詔傳布天下信如
四時矣從謙等既合　明詔卹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
以示　大信于四海四也　自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
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奏舉然事遠人亡亦未免
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　卹錄恐遠

近覩望顧避對有遺忠　朝有缺典非　盛世美事五也
且時正多事方慮乏材遠攀傅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
謀攄忠弼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諸臣言不入
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裨贊可否　元首股肱
似乎間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材
賢將見幾而遠引矣即強出焉求順　旨而不求濟事雖
皋夔何益于　今日哉一事變而報主之志沮焉此不容
已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
謙等或照前　卹錄或分別輕重量加　恩典以作忠
勇且榮死者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信見用者尤

足以興起乎未用　唐虞都俞之風　雍熙太和之治機括在此臣等誠爲世道計不爲從諫等五人請也下情無任懇祈之至

廣䘏典以勸忠義疏　龐尚鵬

近該吏部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逵給事中充軍沈束清紀郎爲民周鈇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旨這所擬無理都不准後該部仍具　奏懇請奉　聖旨已有行[illegible]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　獨斷恩不濫施何敢更爲瀆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姦無非爲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勁氣凜凜猶存伏聞　先帝遺恩　皇上新　詔並獨蔑生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申良等皆自拜泉下不圖

今日復見　天日重明矣茲該部両題　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往行而深察其心也耶焉從
讒以危言犯　先帝之怒復聞有陰嗾之者遂終蹈不測
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咯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申良張
逵常泰周鈇等或以　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皆奮
不顧身力持　國是天下皆信其為古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並絕
于　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蹤
跡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絕輿
情洶洶紛然有詞皆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

改何以布大信于天下莫不非臣等職列臺諫奉 詔依
違無以質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
陛下仰体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今無一念不祗承
先帝獨于存恤焉從諫等與 遺詔不同先是諫言之臣
存者 召用矣殁者卹録矣 詔累朱乾穖聽頓異恐以
後凡應題卹與一切糾罷則幾穴之人聞 命維休正直
之士望風攢得步于世道 維新之時誠非細故也獨為
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公將為萬世法豈惟衙諸臣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無以
自解于衆論而不能釋 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下廷

臣議　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　請或量為區別使焉從
譙等得釋其前過事　先帝于九原耿耿英魂銜結思奮
雖死猶生而天下直節竒烈之人更相感發效忠于
陛下者益濟濟　清時矣

錄愚忠以光聖孝疏　　陳洪謨

欽奉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叙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各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之不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補于政理利于軍民者其一一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期于得萬國之懽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于是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堯仁如天舜孝通神然猶

不自滿假許令臣等脩職盡忠一切有裨于政理者條具
奏　聞寔即　成湯檢身如不及　武王不泄邇忘遠之
盛心也臣愚且闇荷蒙　聖恩　簡拔擢任撫臣矢心竭
力無以仰酬萬一然鄙懷偶有所見不以上　聞是以
君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哉用是敢布其腹心焉
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
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敬之終身不衰至于犬馬
盡然而況于人乎前此在　廷諸臣因議　大禮各出
已見未當　聖心伏諫號泣于　陛下之間誠亦有所
然揆之于禮則亦臣子事　君之常耳豈可深

異乎諸臣如侍郎學士以至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皆
祖宗列聖之所培養且 恭穆獻皇帝好賢樂善遠邁前
乎龍潛之日每見賢臣良士輒隆禮遇則前諸臣者亦
獻皇帝之所深愛而致敬焉者 陛下如宥其過憫其
愚從其寬貸之調補遠戍者復還原職被逮物故者優恤
厥後是即禮所謂父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敬之終身不
衰之意真足以仰慰 獻皇帝在天之靈其於 聖孝豈
不為大有光哉臣聞 陛下受天授紹統之初嘗 禮
召輔臣 賜之燕坐又嘗敕勑群臣淚須 恩與 君臣
之際禮遇隆重何嘗有班但比來措放之 堯舜之德丕

有違戾　綸音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感慨激烈以為
聖心必有不安于此者矣然　湯武之聖史不稱其無過
而稱其改過故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陛下奚獨吝于
是乎況侍郎何孟春學士豐熈等皆操履醇固學識閎深
正宜置諸　左右以資啓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
王元正安磐張漢卿朱淛馬明衡等皆涵養沖裕論思有
体亦宜出入　禁闥以責後效至于給事中等官張原毛
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身後無以為殮妻孥未免流
落尤為可憫然此皆諸臣愚戇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
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咸與維新之　恩特

冊　聖慈將前諸臣　賜優資俾調論者得以及時效用物故者得以自慰無憾　聖諭之所謂有裨于政理者宜莫急于此而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或亦不出于此矣

表忠類

遵詔闡揚幽忠以彰聖朝盛典疏　賀一桂

臣伏覩皇上登極之初詔天下有司優錄革除間忠臣。時臣民莫不歡呼欣戴以為大聖人之所作為曠古一見即武王之封墓釋囚遠讓德焉臣欽遵備行各屬遍訪博求務使幽忠隱節光昭無遺節據山西布按司道查報張昺澤州人累官刑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共集兵守王城被執不屈罵賊死靖難後族昺家一子避脫苗裔今猶有存者暴昭長治縣人歷官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尋陞刑部尚書靖難兵入城被執不服死

家尋沒于孫間有變姓名逃避者今尚留存嵩魏遼州人洪武年間以孝行旌授前府左斷事累升時事　太祖嘉納之坐罪謫戍貴州後乞歸應詔陳時政曾北兵起趙濟南守城城破縊死驛舍子孫流散間有存者係高宣代戍貴州魏死調羽林左衛有孫高廣見成不缺又徐讓係布政司理問衛從係孝義縣縣丞俱不知何許人建文間兩人同應募使北平遂俱授衛鎮撫赴軍戰沒等因臣惟張昺首難死事殺身無悔暴昭高巍從容就義捐生不移其精忠勁節均之可泣鬼神徐讓衛從雖各原籍難考然以微職而效顯忠要皆九死不回且訪取孫高廣見成羽林

有司不敢自釋出視忠臣苗裔戍如故豈所以奉揚

德意而昭宣 曠典臣伏覩 今皇帝聖諭有曰諸臣盡

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又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今

皇上優卹一節即 太祖高皇帝之心亦 成祖文皇帝

之心所謂善繼善述莫踰于此蓋包天下萬世以為 慶

而實維天下萬世以為 勸此其風世勵節詎有涯際矣

上德非宜幽忠弗顯有司者之過也是敢冒昧陳瀆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擬議覆 請容臣督行有司總建一祠于

省城將三臣秩祀以徐讓衛從配之惟從 允賜各子孫

衣巾一人奉 祀其高魏苗裔見戍羽林左衛併乞 矜宥

而後世業無幾　至德丕昭風教永垂　聖朝之曠典修舉義光而萬世之臣節維植不朽矣

亟旌忠勇以昭激勸疏　沈束

臣惟宜武功而彰征討　朝廷之大政也　旌功能而表忠節激勸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報之忠以竭義成應速而武功競　帝王安攘之道在是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稱急處總兵官員以求濟邊重鎮事內開總兵周尚文病故緣由一時傳播中外聞者莫不悼惜則尚文之為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攸歸可知矣臣嘗訪其為人薄淡寧志忠勤自許馴驕悍之卒而制其命消方形之變而伐其謀忠勇素著有足稱者及今虜騎深入閒　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　天威多

所殺獲虜遂徬徨宵遯此又一時奇功也遇蒙 皇上明
見萬里 特賜褒諭陞其官秩 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
乎人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有未盡之賞 睿謨宏遠意
必有往昔宋藝祖英辟也太原未下不與曹彬使相非有
洗吝之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當使相也懸爵賞以待
之所以鼓其志而將厚其終也臣愚妄揣 聖心亦以邊
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施乎然 曠蕩之恩可徐
施于生存而褒賞之典當終全于死後今尚文既死勲績
猶存 皇上卹典之隆所必加者臣復何言但賞不踰時
而後人知感厚以酬功而後效忠赴義者有所奮因一人

而御千萬人者此機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異
厚報而已誠于此時　勅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僉
議　贈之以爵　命之崇祀之以延世之賞則　仁恩所
被貞君森風時雨萬象皆昭九邊之廣百萬之衆感激而
思奮者又安知無出于尚文之右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
翟鑾為伍堡之修初非搏戰之功特仰賴財力之富猶得陞
子為錦衣千戶尚文知衛　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長城
也所以廢之者可出自翟鑾之手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
厚其報也臣入關之忠莫先于殉義勇莫難于敢死並賜
江瀚膺北虜之衝遇南奔之勢兵援不至而繼之以死是

誠　社稷之臣也俞祀廕贈　國有常典也蒙　皇上憫
念忠冤另議畢行矣但照孤遠之臣忠赤每滯于　上聞
廣運之德　仁恩恒寄于　命令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
人心聖人所不廢也嘗觀我　太祖高皇帝之廓清胡
元也北平一　詔人心翕然景從凡遇將卒死王事者每
每　親製文祭之聞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
戰無敵　功高萬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昔之異而
時勢又有難易之殊以　國草創之時反側未附尚賴
進人心于詔諭之間而況　今深仁厚澤萬世攸同誠[illegible]
感又可知也臣乞　皇上勅下該部俟查勘既明即行[illegible]

林院特將董暘江瀚死事之功撰文　諭祭頭右　朝廷憫惻之意惓惓乎卹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人易入則聞者激烈悲壯慕氣奮躍惟恐董暘江瀚之不若以自棄於朝廷也由是求忠義之師歷萬合之勇可一鼓而空北漠矣此所謂心識為上制梃以撻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此臣所以傾　皇上宣諭祭以彰　德惠也夫三臣者成敗易致而同功一體臣非敢私厚于三臣也誠恐　力重深遠下情難訴而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己意而與奪于其間則冒濫或得倖成功忠反抑于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

百不能下究絕邊窮寨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達安能奮發興起以自效乎頗收之派而副　皇上拊髀之思乎臣等待罪言官切見邊方未靖每廑　聖慮苟有一得之愚敢不上塵　天聽　皇上少加採察焉

廣仁恩以振紀綱疏

陳洪謨

聞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而紀綱者所以彌理上下整齊人道不可一日紊焉者也禮曰紀綱既正天下大定韓愈氏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我朝創制立法稽古建官內外相承上下相維大綱小紀秩然不紊以故百六十餘年海內又安雖有一二悖逆之徒包藏禍心妄干天紀者皆不旋踵底于殄滅 國紀尊而無杌隉之虞此無他名分定而紀綱布耳乃者大同叛卒既賊虐將官復戕害撫官 陛下初欲寬貸許其自新

有識之士皆以為紀綱所繫李唐藩鎮之禍漸不可長既而兇梟其魁復肆跳梁幸賴　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人人自奮勇氣百倍不旬日間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誠轉眼務權易危為安之機也近睹邸報侍郎胡瓚擊軍官府駐劄總兵桂勇行坂回京別用等因臣愚且闇遠阻江湖不識　廟堂至計第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王師所指必令殲厥渠魁搜捕首惡而後眚災肆赦務從因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奸宄僭背而欲　國體之尊世道之理蓋亦難矣又睹邸報張文錦妻李氏奏稱遷官挾讐誣同計害辯雪極苦冤抑甚覆議該奉　聖旨行撫按

慶事乖方激成邊患李氏如何又捏詞奏辯王使之人着將抱本之人進呈明白來說欽此臣不知其中所辯何事但伏讀 聖諭似有致恨于文錦而不容釋焉者夫以文錦叨膺重任致茲大患誠宜深加譴責以為付託不效之戒然事在朝廷雖誅戮之亦可也若因假手士卒又從而慫恿之傳之四方群小皆得以藉口而滋生陵替之階其奈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耶昔宋太祖時李漢超為將強取民間女為妾又稱貸不還其人愬于太祖乃召而問之曰汝女當嫁何人也曰農家也又問自漢超為將契丹敢犯邊乎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妾不猶愈

千農婦乎漢趙不守關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遂責而
遣之由是將帥感　恩誓死圖報遂開大業史稱宋祖得
待臣之體終三百年饗養士之報其以此也且文錦在大
同居果貪財縱慾剋削軍士或妄興工役致誤軍機猶有
朝廷大中至正之法况此其心本爲　國謀其事亦爲邊計
若槩指以爲激變死有餘僇曾不少惜將來萬一地方有
事誰從肯任其責哉切自正德年來江彬用事誘置邊卒
出入　禁庭後雖分遣歸鎮此輩猶懷怏怏下淩上漸不靜且
稔知內地軍士孱弱稍不如意輒敢撫劒疾視其長帥
漸成驕橫難制甘肅之變已爲之先矣然則何獨歸咎于

文錦乎伏望 皇上擴天地有容之量普日月必照之明將臣言下之 廷議參詳公論再查張文錦賈鑑脩復水口果為公無私或量 賜優恤或容其奏辯免其追究庶名分可全而紀綱為之稍振矣臣非敢為張氏之訟也實以為 國體計耳伏冀 聖明憐察無任戰怖待罪之至

崇術類

籲天乞恩願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感　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悉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割去腐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塗汙日夜籠柙備極苦楚又

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絍供給飼食已經三年
該部兩次奏請恤償 特名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
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 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
惟 皇上方順發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廻 宸顧俯垂覆盆倘蒙 鑒臣螻蟻之私少從
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
臣夫之死夫雖遠竄魑魅親執干戈必能為疆場效命之
鬼以報 皇上臣于九泉猶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

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罪之至

披瀝血誠懇恩身代夫囚死　沈束妻張氏

臣夫沈束叨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績業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束稟以愚昧之性冒瀆建言誠當萬死荷蒙　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氣煢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束累囚之臣誠不敢復顧家私切覩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

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　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再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即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于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銜結圖報無窮矣